



御

文

論 古賦

四

三 論

二 古賦

~ 16
245
4



同會
政印

和 16
卷 4

唐解河東集卷第二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古賦

佩韋賦

弁序○子厚此賦當在貞元二十
十年後所作據集有與呂溫書
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
戶皆室皆貞元末事也時子厚願學
中庸見於文字者亦甚多矣按善子
西門豹性急嘗佩韋以自緩董安于
性緩嘗佩絃以自急注韋皮繩喻緩
也弦弓弦喻急也大抵古人佩服之
設非以為觀美蓋法象以成己耳王
佩象環佩取義已斷觸佩取其解
其近者而思之亦庶乎可以長善而

原丁更

卷第二

技失也但子厚既失身于王叔文章執論輩則所行者枉道而乃自訟其許直之名所稟者柔從而又取象於軟熟之韋則其過不更甚乎○句謂順其過而又為之辭蓋亦子與氏所謂賦謂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失中庸而節不識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即八一三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慤苦切日月

迭而化升兮滯道初而枉神歸子鳩切枉三

月諸胡迭而微注迭與浸同雕太素而生華兮汨末楚

流以喪真生一作成汨音骨又于筆切○楚

之睇往躅而周章兮情倚伏其無垠又年孔

既奪予之大和兮春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史而不揚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縱史注貞符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職中區之疆理橫萬

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起

嵩息中切瞰苦

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下視也詩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爾雅暴風從上下曰頽風恟驚怛而躑躅兮惡浮詐之相詭息貢忠

于明后兮振發導乎遐軌

恟許切怛當拔切恟憂恐也怛

驚懼也明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

競強也詩撰先哲之奧謨兮攀往列之洪休

日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

與於到切讜音黨

書洪範沈潛剛克注以嗟行行而躑躅兮信

剛克柔也讜直言也嗟行行而躑躅兮信

往古之所仇

仇行行並下浪切躑音致躑音黨

也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脩執中而

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

亦耿然於伐國春秋繁露魯君問棟下惠吾

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尼父戮齊而誅

卯兮本柔仁以作極穀梁傳定十年公會齊

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相焉齊

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蘭竦顏以誥

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秦兮人降廉猶臣僕蘭音各降戶郎切史

卷第二

二

頭無殘大王矣左右欲亦相如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為一擊走王歸國以為上卿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上必辱之相如圍之日顧念之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離也降謂也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荏蒲以屏匿荏音蒲

也左傳昭公孫卽由字○吉鄭子太叔游吉也左傳昭公取人於荏荏荏之澤太叔悔與徒兵以攻之荏荏荏之盜少止班固賓戲陸子優繇卽優游也荏拔乃于霸侯兮退劔劔而叟服劔居衛切

○左傳莊公十二年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曹劔以七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劔曰大國侵魯亦已其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劔投其七

首下壇就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敵公羊傳作曹沫劔劔謹也傳雅云謹敬之貌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剛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勗子玉切○詩大其身勗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師而蒙辜左傳勉也文又年陽處父聘于衛過甯甯嬴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夜姑將中軍稱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狐夜姑然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羽復心以豎志兮晉身離而不懲復蒲北切又彌力切豎音辰又音利○史記項羽既敗垓下乃自刎而死王賢最其後郎中騎楊喜等又人各得其下體復

狼也蓋雲岳岳而專疆兮果黜志而乘圖前漢

長角貌按武帝時雲嘗言於朝願賜尚方斬

馬劍斷後臣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詭上延

厚師傳罪次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擊殿上盤

折乎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

意始解自是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截而就

遂不復在陵前漢陳咸其父萬年嘗病色咸

日具曉所言大要致咸詔也萬年遂不復言

萬年次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以言石顯事

髡為治訐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左傳

九年陳靈公與孔奭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

其和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宜淫民無

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糾之公曰吾能改矣公

告一子一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訐告

也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罹而禍仍歷九折

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兮

又求達而不能隗憐知切仍一作俱○九折

刺史行部至邛峽九折坂嘆曰漢王陽為益州

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廣守柔以允

塞兮抵暴梁而壞節後漢書梁冀甥殺質帝

以清河王蒜立為嗣先是彘吾侯志娶冀

妹冀欲立之眾論既異明日冀會卿意氣

相制言辭激切胡廣胡廣皆畏懼曰惟大將

軍令而固與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彘吾

侯是為桓帝遂令害李固杜喬固臨命與胡

廣稱飛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祿

亦可東集 卷第二

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廣戒得善，悲慙皆長。嘆流涕，廣即謂胡廣也。

家，搗謙而溫美兮，勝子公而喪哲。搗與揮同。左傳宣

四年，公子與子家謀弒鄭靈，公子家曰畜，志猶憚殺之。況君平反，蓄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夏，我義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狠，下靈公。義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狠，下

○義謂宋義。史記宋義專楚，懷王為上將軍，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項羽惡之，晨朝即其帳中，斬宋義，或又謂義漢翟義也。翟義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于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奔軍，虜公捕得尸，磔東。斯委懦以都，市夷滅族。一說未詳孰是。李斯相秦為，高所請，將腰斬咸陽。

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

市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率徐偃，桑黃犬，由上蔡東門逐狗，鬼豈可得乎？』徐偃，桑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其博物志：徐偃王治侯服，從周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闔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桑弘和，一作乘和，而邾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弘和，一作乘事不可設，任桑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得而皮，設任桑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一作仁，桑其事未詳，或云專設諸刺，吳王僚恐非是。故曰純，桑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亾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始佩茲韋。

今波古齊同

此段似有亂曰國語云其轉之

亂轉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禮曰既奏以

文又亂以武或人又曰亂理也所以重理一篇之意章之申申佩于躬

今本正生和撰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

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追一作進

瓶賦

蘇軾曰揚子雲酒箴有問無答于厚瓶賦蓋補以耳子厚以瓶爲智

幾於信道知命者晁補之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甕藏水酒甘

以喻小人之水淡以比君子之故鴟夷以

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爲之謀以

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爲之謀以

病已無爲爲鴟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

明也○附錄揚雄酒箴子猶瓶矣觀

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

危酒膠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

率於纏徽一且東礙爲黨所軛身投

黃泉滑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借醕嘗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

釋營公家縣是

言之酒何過乎

管有智人善學鴟夷

鴟夷處脂切○鴟夷字見

史記齊世家范蠡自號

以有罪故亦爲號也又鴟夷革囊也又蠡本

傳註則云若盛酒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

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智人亦謂蠡也

夷蒙鴻鬻營相追

鬻音雷營音營營字本當

作罌一本作罌

罌字亦樽名

音假。鴻蒙廣大貌。鬯，樽也。營，缶也。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

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然縱

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已雖自售

人或以為敗，眾亾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賜

夷之為音妍，倪堅切。媸，音吟，售音壽。不如為甕居井之眉漢前

酒，箴庄眉井邊也。若人月，上之有，作涓字者非。鈎深挹潔，淡泊是

師也挹，酌也。和齊又味寧除渴飢和，胡卧切。切，不齊，才，諸切。不甘

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

大孰能去之是，可謂之瓶。綆絕身破，何足怨咨

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文，綆音梗。井，索也。歸根反初

無慮無息何必巧曲微覲一時微，古堯切。覲，音奠。○微求

子無我愚我智如斯幸也。○

牛賦子厚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詩。永州後感憤而作也。但還

文擅歧之日子厚之為鴟夷為羸驢已久矣。乃不自悔而反怨人何也。蘇

文忠公嘗書此賦以遺瓊州僧道贊彼但為海南殺牛者戒非別有所取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

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脰，音豆。○說文

史土律中黃鍾之宮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
 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黍義音
 去聲○曦日先詩脫被牽牛不輪入官倉已
 以服箱箱車上之器可以盛者
 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壓塊常在
 艸莖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
 保或穿緘膝或實俎豆尼苦高切緘苦咸切
 雕也春梁盡處緘束縛也膝徒登切由是觀之物無踰
 膝約也纏也莊子攝緘膝說文尻
 者不如羸驢服逐駕馬羸倫曲意隨勢不擇
 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藿豆葉騰踏康莊

出入輕舉康莊大道爾雅又達喜則齊鼻怒
 則奮蹄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
 不惕辟頻亦切○辟避也史記項羽此楊喜
 也牛雖有功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
 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崇賦 并序

柳子既謫永貞元年宗元為禮部員外郎以
 再貶永貞元年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
 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崇

也崇音遠○太玄經干以準易之升次八赤
也古燒城吐水于甕測日赤舌吐水君于以
解崇也注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
生火中舌故赤也赤舌所照若火燒城
詩曰婦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
也水減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
由生喜而為之賦

胡赫炎薰焔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焔

驕呼酷呼各三切上燁飛而莫遁旁窮悉而

逾加燁音單○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紛

揮霍而要遮滲所禁切涸音鶴又胡故切又

竭也要遮注見一風雷號嘒以為橐籥兮回

卷鏡歌吐谷渾

祿煽怒而嗷呼嗷呼交切又音號橐音託籥

牙切○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注橐籥

中空虛故能有聲回祿火神煽熾也嗷呵也

呼張口張炖堪輿為齶鏃兮蕪雲漢而成霞炖他

齶有演彥言三音鏃音菽蕪儒劣切○堪輿

天地也炖風火盛貌齶屬無底甌也鏃燒

器也蕪焚也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倒扶桑

落棠膠轄而相又無於字轄音葛又初加

其杖化爲鄧林十餘里焉莊子上古

有大椿者以爲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山海

經太荒之中賜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

居下二日居上枝皆戴鳥淮南子鉗且大丙

之御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注山名魯靈光殿

賦擊轄無根注廣大貌東京賦鉞轄膠轄楚

辭騎轆轤而雜亂又雜亂貌膏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

彌葩葩能披巴切○膏脂也掉舌字見沃無瓶

兮撲無簪金流玉鑠兮曾不自比於塵沙等

芳徐醉二切鑠式灼切○等帚也說文鑠石獨

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散齟齟苦交切齟容

齟○散脚腰齟大齧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

乎太玄之奧此言太玄經之秘奧也訟象正訴羣邪曰

去爾中躁與外撻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

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

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夫何長喙之

紛拏拏女加切○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今

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

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僭盛氣

而長嗟不亦遼乎僭一作素非於是釋然自

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莊子刻于御風

詩誰能執熱履仁之實去道之夸其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無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

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矣注盜用民力以為

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冲虛

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濶乎以遊於萬物者始測ハカ周切又音楞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崇字或屬下句非是為利者夫何為邪

懲咎賦

唐史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名內懲咎賦潤博悔念往咎作賦自警蓋為永州司馬時作也翹按于厚才實高處正文擅政之際其上者可以操術致志所謂格君心之非固非小臣之事吾亦不敢望於其人但或瀝血延諫或抱石沉河足有為也其大知時不可為則飄然引去自全於草莽之間亦無不可者而乃有餽面自失身於奸邪之小人竟坐取謫至此歸為辭甚矣其欺人也不若昌黎為

柳誌墓云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其意悲惋差琅解嘲而此賦竟不及之是補之日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埋厄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齒之有懲兮路前列而不頗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舌兮怪今咎之異謀惟聰明為可破兮追駿步而退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講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繫縻一本本作擊縻說文

磨牛，勑也。繫磨，猶上睚眦而混茫兮下駭詭
羈縻不絕之義
 而懷私旁羅刻以交貫兮求太中之所宜睚眦
說見二卷鏡歌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東蠻駭或作駭
 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
 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
 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
 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日正言其大中
乾與時偕行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注芸
芸華榮茂盛也禮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登進
也嬰加也此段格法全學遠遊道可受兮
而不可傳數語理玄意妙子厚其進於道耶

奉訐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信乎策
 書兮謂惘然而不惑許音吁惘一作耿○訐
大也謨謀也詩訐謀定
命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
 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服叶蒲北切如
也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
 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音測○吾黨
也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否
屬也宗有疾憲宗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
監國之際也管欲操術以致忠兮歟呀然而互赫
又呼駕

切呼虛牙切互作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

潤乎鼎鑊鑊音獲鼎鑊幸臯鑿之明宥兮

郡印而南適此永貞元年九月

若若惟罪大而寵厚兮安夫重仍乎禍譴

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

責莊子無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麇麇

之不息麇九筠切或从困或从禾麇音加字

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道迴道楚辭皆作

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道

○洞庭在今岳州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

於其中中有君山湘江在永州源出廣西與

安陽海山流經郡界至湘口與瀟水日靈

合水至清雖十丈見底迴道不進貌

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

聽嗷嗷之哀援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

連山靈音埋靈音醫黜於斜切一六作玄宰蘇

也詩傳陰而風日暄黜青黑色屯聚也屑宰

遺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竟攢巒

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

兮盪洞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焚

以縈纏遷字本作縈疑古文通汨穢筆切

淪漣水哀吾生之孔艱分循凱風之悲詩罪

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歟而生為

九年子厚之母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買買而

自持賈賈音昏也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

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味可進路

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

兮長拘攣而軼軻劃忽來切軼音坎軻音可曩余志之脩

謇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

混同於世也脩謇一作脩蹇二作脩騫皆非

紛獨有此矯節又云吾令謇脩兮紛獨有此矯節又云吾令謇脩兮

遂兮歟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

禍之際也羣禍之際猶御長轅之無撓兮行

九折之峩峩却驚掉以橫江兮沂凌天之騰

波撓或从木非是幸余歟之已緩兮完形軀

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頗

而不頗楚辭備繩墨夔夷固吾所兮雖顯籠

其焉加配太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閑生賦

按賦云建余目於湘流蓋在永
 州時作又云仲尼不惑孟軻持
 心又云顧余質愚而齒減當是四
 以前也其在元和六年作歟唐
 人惟柳柳州可稱學獨擅要情哀
 旨自然自悔雖其人不足言其志大
 可悼也故憲各閑生足勝昌黎復志
 閑已具補之曰宗元雅善蕭俛在江
 嶺間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
 年官以貶進辱在附會今天子定邪
 正海內皆欣欣愉愉而僕與四五
 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
 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心
 此蓋以叙文輩為罪人頑人謂已取
 辱當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閑各
 生之險阨紛喪志以逢尤蓋自以
 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云

閑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

杳眇兮涕浪浪而嘗流浪音郎○楚辭紛逢

又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注流貌膏液竭而枯居兮魄

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

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

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離披分騏驥之棄屋

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蹶泥兮良避鼃鼃駑音

音台騁一作晒虬渠幽切蹶音厥鼃與蛙同
 鼃武幸切一作屋非是○楚辭乘騏駘而馳
 騁說文虬龍無角者莊子蹶泥則行不容之
 沒足滅趾鼃鼃屬

嶢嶢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
 鷓鴣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奇兮形低摧而
 自慙嶢力耕切嶢音宏魁口賄切壘音磊鷓鴣
傳朝延匹脂切吻武粉切慙音鼓○前漢鮑宣
貌也介鱗龍母也淮南介鱗生蛟龍蛟龍生
鯢鯢詩傳鴟鵂鷂惡也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
鳥攫鳥子而食在也
 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
垠音銀蜚古飛字○九疑山名牛在蒼梧之
在零陵零陵林檎也屬楚蒼梧屬南越郭璞
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
映望而疑之故各然山有九峯峯下各出一
水四水南流會於南海三水北注會於洞庭
一云九水並注於洞庭賦所謂波淫溢以不

返是重華幽而楚歎兮世莫得其偽真國語
也
民而楚歎史記楚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楚
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然賦所言真得偽真
者蓋又主竹書禹逐舜終蒼梧之楚之說如
所稱舜囚堯後偃塞丹朱使不得相見皆不
稽之
譚也
原仕楚為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
讒賦難駮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
古固有此
 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藐音邈列往則以攷
 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
 邦之殷麟出魚咸切殷音隱麟音隣○揚雄
賦人神奔而警蹕振殷麟而軍壯
貌
注盛元
 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空廬

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翳，鳥孔切。塊，窮

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隣。隣，八平知切。魑，音

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責。黜，音

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廉，音

也。意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言，湘中

事。茲川，意謂湘江也。湘水八百里，貢不經殷周之

見此子厚所謂曾莫理夫茲川者耶。

○貞元十七年，子厚年始四十，猶未也。楚辭，貼

也。意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言，湘中

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嶽也。見周禮

不盡，豈不詳也。特據禮王制而

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洳兮

蒸沸熱而恒昏。潦，魯皓，即到一切。洳，如，偃切。

處戲鳧鶴乎中庭兮，兼葭生於堂筵。兼，鳥名。皆

兼以雀而高，數尺葭，蘆也。皆水草。此言戲乎

中庭，生於堂筵，亦猶九歌鳥何萃兮，蘋中

何為兮，木上之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

景於深淵。楚辭，雄虺九首，虺，岐首蛇也。詩，為

鬼為賦，陸璣疏，蛟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

以瓦石投水，令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

有射工蟲長一尺一寸口中有毒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也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拳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凌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益乎曩愆

夢歸賦

子厚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也
是補之曰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之幽不還復貶其所以知許孟容書其畧云立身復事瓦裂墳墓不歸宅三易王忠文公一日成睡墜先緒意許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
當世憐之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

凝洹兮循舊鄉而顧懷洹音互○洹水凝也

寒西京賦寒西京賦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

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慊苦篋切

○慊恨也歛騰踴而上浮兮俄澁澁之無依

○慊安和貌歛騰踴而上浮兮俄澁澁之無依

歛暴也說文云有所吹也然諸韻檢尋無

從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歛吹南國

文選江淹詩歛吸贈雞悲諸家多用吹南國

字莊子釋音弟一卷朝菌註下云歛生也

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歛神化而蟬蛻兮並作

況物許勿二切云疾貌惟二字從三火今從

上音澁澁深廣貌上圓方混而不形兮顯醇

白之霏霏各顯音吳○顯白貌楚上茫茫而無

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茶以往路兮

馭儼儼以回復水三作川鉢音述一六作鉢言也音恤○鉢茶鉢也導也

相疑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纏

纏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纏音罷○纏也

洞然于以瀾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

以邊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澗汨兮

進怡張而不得瀾音彌漫謨官切以字一本

○瀾漫大水貌澗汨水流貌白日逸其中出

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

差之白黑或作非非是忽崩騫上下兮

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

矚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子厚與許孟

在城南無異于弟為王自謙逐來消息存亡

不三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

多先人手皆封殖今已荒穢恐便山嶠嶠以

巖立兮水汨汨以漂激竄恍惘若有匹兮涕

汙浪以隕賦嶠音虞惘音惘浪音郎○類

黃之黥漢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
 凝兮心回互以壅塞黥音掩怡音吏切儼音毅韻本音擬互音戶
 亦作平以手而轉誤作朋音支○楚辭與纏黃以爲期注纏黃蓋昏時黥界實黑壞貌馬融笛賦伶鐘鼓嗶以戒且兮陶去幽而開寤儼寬容

曾尉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路夫歸路桎音質梏音沃切曾尉取氣細也桎手械梏足械律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居音叶去聲楚辭楚字有與怒叶者作上與反今从之家語孔子在陳絕

知諸弟子有溫心乃名而問曰詩云匪兒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至此老聃遁而適我兮指淳茫以縱步周史記老聃見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誰爲我蓋書遁善書區千餘言而去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字非是莊子蒙人逍遙遊篇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苟遠名爲鵬是鳥也海運則徙於南溟云云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此結束仲尼老莊遠適之意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狐死正丘首也身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禮記鳥獸喪其羣匹則號月踰時則必返尋過其故鄉翔鳴焉鳴號焉然後乃能去之膠

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刻茲夢以
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永貞元年宗元謫居永州元和九年有此賦。鬼補之曰語云仁者樂山自管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艸木之可慶者皆陷奔也故賦囚山淮南小山之辭亦言山中不可久留以謂賢人遠伏亦所安爾何至以幽獨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
合仰伏以離迥兮若重墉之相襲

無對字迥音列又音例襲音包。列連也墉城垣也。爭生角逐上軼旁

出兮其下圻裂而為壕軼字迭佚。一音壕。音豪。壕壘也。欣

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不畝平言其畝不平無

一畝之廣也。沓雲雨而潰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

沓連合切潰疾智切臊蘇曹切。沓合也。漬漚物也周禮辨腥臊壇秀之不可食者。陽

不舒以擁隔兮孽陰浮而為曹依作淫。同側

耕危獲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斯民一作人。攢

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嘯代狴牢之吠嗥

攢一作積。麓音鹿咆音庖嘯音檻。虎檻切狴音陞。嗥音豪。山足曰麓。易寘于叢棘。疏叢棘謂

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咆嘯虎豹聲胡
 博物志狴獄別名吠喚言守牢之犬也
 井管以管視分竅坎險其焉逃管音鴛一本胡字
 上有字字○管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傳宣
 十一年曰於管井而拯注視虛廢井而未拯
 以管窺天顧幽昧之罪加兮餘聖猶病夫
 嗷嗷詩哀鳴匪兕吾為柙兮匪豕吾為牢論
 虎兕出於柙詩豕豕子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
 蓬蒿子厚永貞元年乙酉貶永州司馬至元
 師又出為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
 柳州刺也入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
 之囚吾兮泊泊

愈膏盲疾賦

左傳成十年夏景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

之未至公夢疾為一隣子曰彼良醫
 也懼傷我焉其一日居盲之上膏之
 下若我何醫至日疾不可為也盲病
 也心下為膏特借此以論治國之理
 焉○晏元獻嘗書此賦云屬淺不
 類○柳文定去之或曰公少作也

景公夢疾膏盲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

俯伏于堂下俯伏身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

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竊神極

息曰夫上醫療未訥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

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下和獻食璞之璧

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八疾居連切地有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外疆中乾音夫湊營字一作脫左傳張脈憤與外疆中乾言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精氣內傷神沮脉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果不得其所餐讖楚禁切左傳成十年晉侯夢大厲公覺名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何人獻麥名桑田巫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將而卒讖驗也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

歡晒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技衰亾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本捧激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辨標感歎辨音開標生於浩浩天地漫漫漫莫半切善養命者飴散叶音

背鶴髮成童兒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
背音台 鶴音各也 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
非音謂 背有給文 以定亂喪亾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
 之心豈膏盲之所羈絆羈音室 絆音半 余能理亾
 國之利弊愈膏盲之患難利又官切 難音也 君謂
 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
 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
 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憊音蒲 疾生於火
 風彼膏盲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

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開天
 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義為封殖
 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
 而羲和匪具羲和日御也 燐惑見一卷 貞符淮南子魯陽
日為之反 舍 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維鼎
義和日御也 桑穀維維一事 金 誠天地之無親曷
 而自息見一卷 貞符註 膏盲之能極極一作拯 醫者遂口噤心醉踟歛茫
 然投弃針石匍匐而前噤音禁 切 踟音局 匍音伏 又
蒲音墨 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作活

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詐知國不足
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為長年
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論

封建論

按唐史宗室傳贊唐興疏屬屏
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
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建
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
復議至各儒劉秩曰武氏之禍則謂
郡縣不可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
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
今而反復焉故范祖禹唐鑑亦以
厚之論為然以謂後世如有王有
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何必
封建哉乃蘇軾又極論之以為封

建之失要其意本之于厚者與為多
 焉。○議論疊疊，應對不窮。前後之間，
 呼吸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真文
 之至也。孔武成曰：韓退之文章，過子
 厚而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
 所無。唐順之曰：間架宏闊，議論雄俊，
 茅坤曰：一節而強詞悍氣，中間段落，
 精爽議論，如明權干占，絕作孫鑛曰：
 柳論獨有，建得意餘，總不及韓。○
 附錄蘇軾論封建，秦初并天下，丞相
 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
 之。請立諸侯，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
 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
 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
 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勿能禁止。今海
 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
 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
 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

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
 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
 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
 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
 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
 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
 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
 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
 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
 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
 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
 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
 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
 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
 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

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非耳高帝開子房之言此唯罵鄢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幸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請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見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蓋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乘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至中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復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

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此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多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夏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來下二一有則字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艸木榛榛鹿豕狴狴人

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
 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榛側佻切狂音
 不搏音博噬音
晉之揚雄賦積棘之榛榛說文榛叢也狂狂
 羣走貌搏噬齧也荀卿名況趙人學於孔氏
 之門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
 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歛告
 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良由是君長刑
 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
 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

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
 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
 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
一德又下皆有字○禮
 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是故有單脊而後
 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
 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
 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歿必求其嗣而
 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以上原封建
 之所由始叙

得_二錯_一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

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_二五等邦羣

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

朝觀會同離為守臣扞城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

列為諸侯矣

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_二下堂而見_一歷于宣王

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葛弘事劉文公，故天下
 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誅，周人殺葛弘，天下
 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
 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
 不掉之咎歟？盪音辰，掉徒弔切。說文：遂判
 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於
 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合一作
記：十一諸侯年表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
 曹鄭燕也。七國謂秦楚燕齊韓魏趙也。陪臣
 謂田氏篡齊，韓魏趙分晉也。後封之秦，謂秦
 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事周，孝王養馬，繁息
 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命非子曾孫
 秦仲為大夫，秦仲之孫襄公有功于周，時周

室東遷始列，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
 之為諸侯也。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
 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
 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
 為得也。此原郡縣之所由始，以下遂文郡縣
 之所由，漢及唐始終
 之際而非其，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
 制之不善也。一無
 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徒
 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從子容
 切。賈
 諛過秦論，陳涉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
 而攻秦，山東豪俊遂起而攻秦矣。鋤耒棘
 矜不銛於鉞，戟長鑿，謫戍之眾非亢於九國
 之師而成敗異變，何也？圍視驚愕也。圍視而

起亦見見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買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立論精鑿兼有節制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只咎在人怨四字便可折創曹問陸機累累千餘言矣茅坤日以下抽情立論如蠶婦之抽蠶而千條萬縷並入中機抒非子厚之縷心刻畫與其治辭鼓鑄不能至此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因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

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之不服或作而

祖七年擊韓王信困平城十二年擊黥布為流矢所中因病而崩武帝時主父偃請分王國封其子弟而王國遂弱唐順繼漢而帝之曰篇法縱橫然血脉自井井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定也然猶策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叛將謂藩鎮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息遷其秩而已何能

理乎理本作治避諱也○以下論建郡縣于民之利病余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驥貨事戎大凡

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

變其君私士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

在於政周事然也騷音瀆○事秦之事跡亦

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

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秦事斷制節

少省而下又轉及漢事及覆極論透徹勢如駿馬下峻坂高屋建瓴水不可遏漢興

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

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大逸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

之耳大逸未彰姦利浚財恬勢作威大刻于

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

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

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

也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角上日先帝置每

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

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

卒罷笑不忍出言士爭臨城夾敵以故成生有
 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
 舒後名以以為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唐謂文
 帝曰魏尚為雲
 雲中太守
 中守坐功首虜差不級陛下下之吏陛下下
 雖得頗後不能也帝悅令唐持節赦尚復
 以為雲
 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為潁川
 中守
 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
 坐發民治馳道不先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
 不適士劫之軍與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
 官以八百石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觀汲黯之簡靖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
 臥閣不出歲餘東海大
 治上聞名為主爵都尉拜之可也復其位可
 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

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遺夕斥之矣夕受而不
 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
 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
 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
 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
 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
 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違矣上或有斯必一
 字締丁計切眦病智
 切亦作皆○說文締
 結不解也眦目匡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

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
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
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
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
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
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
不革者是不可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
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

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
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立論太激而意亦
味安但不識堯舜
禹之建諸侯請問何說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
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
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
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
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入者也使
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
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舉賢乎下

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太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程敦夫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於傳訛盡知非聖人之意哉今日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欲去之審若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又十何哉蓋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已之親為可絕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焉若日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力則

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不期而會然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罷侯之秦銅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變而千八百國益倍於前何哉湯武知天下不可獨治故強枝葉而固本根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弗察焉大抵子厚徒見魏晉之弊其淺中狹慮期有以度越前人設為誇言不自知覺殊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為聖人意也揚慎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捨其遺而禱之日封建始於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于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十戰而僅勝之亦始哉豈平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

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
 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
 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
 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
 亦曰藩屏京師也來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
 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
 王南巡而膠舟溺歿矣穆王西巡而徐偃蹇
 亂矣藩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於春秋戰
 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神營
 鳥在其為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為述
 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
 地為三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
 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
 不朝多矣貶之爵乎削之地乎矧豈敢曰
 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
 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言言伐之一字
 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
 魯之文姜哀姜一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為太

子而世其君天王册命之不暇言滅之一
 字乎三朝之制殆為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
 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
 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暗封建之
 利害何必反古乎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
 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
 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
 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于百年川之
 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
 德中以罪除而一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
 氏者人必羣垂而歎咤之矣封建之說何以
 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
 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
 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
 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變法邪曰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
 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
 郡縣順也總括之日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柳河東身卷第三

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窳而變變而通也雖
 然其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子孟子有是說
 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
 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
 元是是非二君將于亂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
 定于一惡能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
 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靡之門牆
 之外矣

四維論

管子牧民篇國有四維一維絕
 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
 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
 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
 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乃子厚意謂
 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
 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
 一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唐順

之曰按柳子謂廉恥為義之小節蓋
 得之矣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
 恥其專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
 未可以為非也然則明辨可喜故取
 焉茅坤曰建議
 處自是精研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
 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
 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
 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
 吾見其有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
 在下本惡
 在下皆無也
 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
 字世人皆無世字

管子牧民篇

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宐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始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

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苟得矣矣字或作而字連下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茅坤曰結本

天爵論

天子爵說見孟子○黃震曰四維論天子爵論子厚謂廉與恥義之小節而病管子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曰天子之言夫廉與恥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恥則當屬與禮又不當盡指為義之小節也管子之以維言者蓋指為治之範防耳又非如子厚之所論

子厚何乃不知廉恥之為大節邪夫
 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
 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剛健純粹之
 氣為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為發
 我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為發達之明
 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
 不倦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為之
 信皆人爾爾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
 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邪夫以廉恥
 為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指
 叔文之黨執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
 子厚之所以為子厚矣董小說曰孟
 子之言簡而備學者以意會猶以
 味盡而少之子厚亦費於言哉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
 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

倬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音倬

卓○易大哉乾元剛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

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

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

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

而無隱眈眈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

其一端耳眈音諄○說明離為天之用恒久

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

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

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
 春夏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
 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著不息之
 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
 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
 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
 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
 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
 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

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也授之於庸
 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適志之恒久庸非
 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
 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之常存乎人
 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
 者盡力於所及焉一本所字或有斯字或曰子所謂天
 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邪曰否其各
 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齊侯田于沛
 格廩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聖人原看得道與官本不相離謂守官即守道也故作不如此云云然柳子所論亦端的是聖人守道不如此守官之意况孟夫子嘗言孔子奚取非其招不任也則其言本聖人之言非傳者之誤明矣黃震曰以守道不如守官非聖人之言且謂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董狐為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舍是而必曰守官吾思官之守道之離也去亦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知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唐順之曰子厚此論全是從國語

中一
來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者下無也字言下乃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

行吾道云爾○引喻分明陳朗甚佳是故立

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

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行戶郎切

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注朝則又示之典命書

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佐殷輔陪臺之役是道

之所由也周禮設其參傳其佐陳其殷置其

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則又勸之以爵

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拳斬殺之

慘是道之所行也遠去聲扑普卜切字从手

切○扑小擊也梏拳看周禮上非故自天子

至于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

至也分扶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

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其

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

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引經

實榮紆委曲仍折到守道諸是故在上不為

抗在下不為損知人者不為不仁卑人者不

為仁事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
工字作公 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
下無也 且夫官所以行遣也而曰守道不
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遣守
遣而失官者也
一本失官下 是非聖人之言
傳之者誤也果矣
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
是子厚
章法

時令論上

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一月紀
各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
令言十一月此令所行也月用夏正
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摛諸禮
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
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
備聖人之作也
按曆書每月六候故十二月
為七十二候迎數之也日月
朔望味來而推之故曰迎
日步謂推步氣謂一氣也
然而聖人之道不

抄合之總名之曰禮記或言言之為周
公所作非也○古人立月令之意大
批以政事必皆因時致宜所謂舉者
舉於一時則時舉可知矣戒者戒於
時則時戒可知矣固非必俟時而行亦
限時而戒之者也子厚之論言雖款
難而辨實強但其言曰聖人不窮異
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此正論也

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
 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
 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書洪
 又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
 一三六事一日貌二日言三日視四日聽五日
 思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
 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上室
 無聚大衆徑古定切而音遂按禮記當作遂
 界也起其疆畔紀督情竅於疆下也少道曰
 經術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
 壅也相其室相其丘陵阪險原照以殖五穀之所宜也
 季春利堤防達

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
 禮記季春之月修利限防導達溝瀆田獵四單
 弋罝罘羅網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命野虞毋
 伐桑柘其曲直遠筐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
 悖干時乃合累牛騰馬遊牝牛牧儀牲駒犢
 舉書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入勸
 勉人禮記作勞農勸民以避唐諱故民皆作
 入下做此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故禁
 止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按聚百藥在禮
 記乃孟夏非仲夏也
 ○季春遊牝於牧至此妊孕已遂班布也馬
 政養馬之政令周禮闡人闡帥所掌聚藥為
 供醫季夏行水殺艸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
 事不作禮記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
 薙行水利以殺艸如以熱湯可以糞

田疇可以禮記此一句在季夏孟秋納材葦非孟秋之蒲葦之屬

生於澤中而可仲秋勸人種麥種麥去季秋休

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穀之要合秩芻

養犧牲勸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為炭穀禮記

之秩芻以養犧牲在季夏乃命有司趨民收

斂務蓄菜多積聚在仲秋今作季秋皆非是

賦所入之數也孟冬築城郭穿竇塞修困

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實音

音幾困平倫切藏才浪切又如字勞去聲按禮記築城郭穿竇塞修困倉二句在仲秋

也孟冬非自也竇塞也塞地藏也困廩之圓若

也勞農即周禮冀正屬民飲酒之禮禮記仲

冬乃命水虞漁師仲冬伐木取竹箭仲冬陰

收水泉池澤之賦成故伐而取之季冬講武習射御出穀種

大日竹小日箭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

職之數禮記講武習射御在孟冬自合諸侯

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敬授

見虞書謂耕獲之候凡其餘郊廟百祀亦古

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

之遺典不可以廢月令郊廟百祀如孟春元

至孟春之日以木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小省囹圄賜貧窮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小省囹圄賜貧窮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小省囹圄賜貧窮

禮賢者

省息井切 圖音零 圖音諸 〇省察也 中審也 圖牢也 圖止也 禮疏云 局日 圖

主十殿日 美里夏日 鈞 臺十圖 圖秦獄名也

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

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

靜百官

傑禮記作傑 嗜作嗜 字通 斷都玩切 傑俊以才言 贊則引而升之也 賢

良以德行 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 長大以力言 王制言 執其論 論力與謂選而用之也 非

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剛好惡修

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

勵禮記作 上厲當 浪

切 禮記仲秋養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非冬無以賞死事恤

孤寡察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

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

察請本 皆作舉

字無理 按此句 呂覽作察阿上亂法者 禮記 作察阿黨其為察字甚明 柳子益用禮記全

文也大抵舉字形畫相近 傳寫者誤 影今特 正之 按禮記易關市來商旅在仲秋非冬也

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

也 以或作 巳字通 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

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

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

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

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

氛霧寒暖之氣

飄風禮記作森風。爾雅扶搖謂之森風。謂風之回轉也。

太疫風欬孰噎痺寒疥癘之疾

欬苦代切。孰音求。噎丁計。痺音求。噎丁計。

切。欬。上氣也。說文。孰。病寒鼻塞也。禮疏。孰者氣窒于鼻。噎者聲發于口。皆肺疾。以夏火

病此也。故。螟蝗。又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

命與之異

秀音有。螟蝗。皆害苗之蟲。女災。胎夭。傷水火。

之訛

胎未生者。天方生者。寇戎來入。相掠。兵革。金起。道

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滋亾

遷徙之變

掠。力灼切。境。禮記作竟。堡。作保。字同。掠。奪也。裂。折也。堡。小城也。入。

保。入。而依。以爲安。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

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夏小正周時訓。一書。各夏后周

公之典。謂此也。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

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

而肆于人上。忽先生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

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

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將

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不爲之下。於是

又為之言カ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フ
 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
 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
 之人而又何憚邪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
 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
 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防昏亂之術為
 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與亾治亂之致永守是
 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
 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忘字詭怪而威之所

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
 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良冊書之多孰
 與良人之言合下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刻
 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焯音灼
 也說文焯明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
 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衰其有奇
 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
 書之有奇居宜切衰與邪同若陳隋
 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

神河東集卷第三

二十三

有行月令之事者，然而其臣有勁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身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太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

斷刑論下

黃震曰：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蒼蒼者，焉能與吾事古之言，天以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哉。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
左傳：蔡大，大夫，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不伐，實使秋冬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天下之人而入於

罪也區 歐音 毆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

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一本刑下無此字

必使為善者不戠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

而有勤焉為不善者不戠月踰時而得其罰

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

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

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

化之所以成也反正文勢如關河放溜一暉千里或者務

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

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吾道

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

暇知之哉作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

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

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

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詭是

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

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

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史記魏其

天將也

精關二十木後漢范滂傳皆二十木
夢頭二十木謂項手足皆有械也
 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更平聲或作更字屬
上句搔蘇曹切痺必至切
○說文痺足氣不至病
 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
聞於卑人怨號金
 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
 之不道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安得者必
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
辨論未為確當豈因
平高不
信也
 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
 青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

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
 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
 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
 而震破巨石裂太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
 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艸木而殘之艸木豈
 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德於物也哉彼無
 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
 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
 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

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疆
 名也曰當斯盡之矣泥乃計切切當也者太中
 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太中之器用也知經而
 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
 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
 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
 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
 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
 蚩蚩者可非為聰明睿智有設也說文蚩蚩
 貌厚貌

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

德宗貞元十年三月甲寅

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之時公為集賢院正字作也○論侵伐之前先自有一段工夫此正得其肯綮童宗說曰公此論意謂淮右下方負固似不足動天下之兵誠有此理然自少誠死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而兵不解迄憲宗元和十二年始克平之則前日之所以申其惡於天下者亦所不免哉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說見左傳

莊公二十九年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

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負恃也固然則所
 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
 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
 守臣有駿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
 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
 焉動必克矣駿音宜一作沒一作然猶校德
 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
 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
 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

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
 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
 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左傳注伐者鳴鐘擊
 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
 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
 暴於天下兼音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
 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
 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鐘鼓或作鼓鐘。○左傳注：侵者，周道既壞，兵寢其鐘鼓，潛入其境而陵之也。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下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以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一、束有レカ覺前而合是文、勢更自道、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左傳隱公三年：衛公子州吁，嬖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加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此謂石碻之論，有不可棄者。故從而辨之。○茅坤曰：所言亦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

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
聞親新聞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自亂夫
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
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
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
可固也夫所謂遠聞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
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
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
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

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三者擇君置臣之
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一本之字為書者執
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
惑于是矣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
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敗字晉厲公而悼公
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
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君大夫而立諸
姬兄弟樂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囚之迎公子
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
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忌文襄之意而惠
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乎於是
遂不臣者十人修舊功施德惠宋世家滑公
所可東集卷之三

七年宋大水魯使藏文仲往吊公曰寡人不
 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滅文仲善此言此言
 乃公子子魚救潘公也及襄公立十二年伐
 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
 遂與楚戰敗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
 傷於秦而卒

成璜而疎吳紀乃危親不足與也黃胡光切
 雖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
 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
 秦拔魏范雎說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謂秦知
 前太后穰侯不聞有王王於是廢太后黜穰
 侯以范雎為相封應侯成魏成也文侯之弟
 璜翟璜也文侯二十五年以成璜為相時吳起
 事魏有功至武侯立以田文為相符氏進王
 起不悅自是去魏之楚楚以為為相符氏進王
 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

滅舊不足恃也

晉史符堅格王猛一見如舊

日見親幸特進姑城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
 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
 堅曰熾矣史記李斯自始皇時已用於秦然
 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遂誣斯及狀
 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言始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
 建一言立一辭則躑踈而不安躑踈倪結切踈
 一本作躑躅今按躑躅破躑也躑字書無之大
 批即躑躅字音屋非也書作杌隄後答許京兆
 困于躑躅注不安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
 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

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
而味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
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
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言誠可... 聖人之道... 拘儒瞽生... 知聖人之道... 固爲書者之罪也

